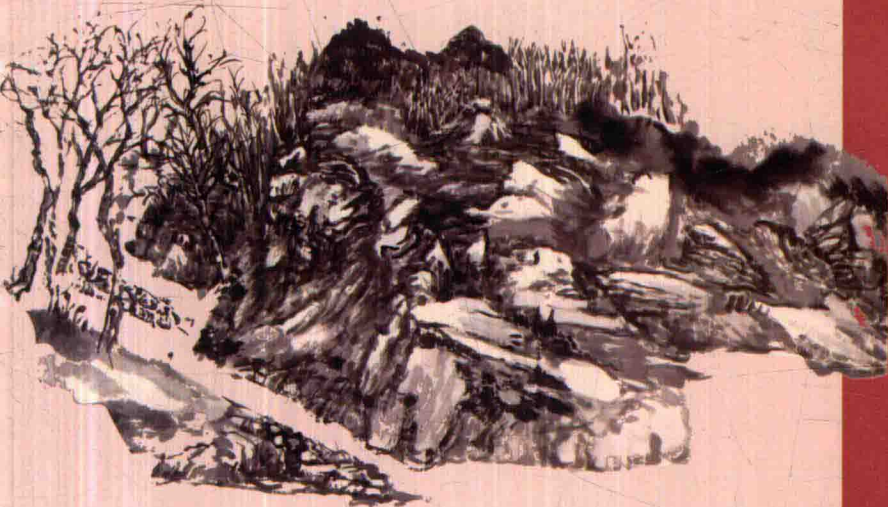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七

大地文学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大地文学

(卷二十七)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5年4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文学. 第 27 卷 /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027-9141-4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6089 号

责任编辑: 朱 瑾

责任印刷: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地文学(卷二十七)编委会

主 编：陈国栋

执行主编：徐 峙

副 主 编：马 亮

编 辑：周 洵 陈琼枝 刘将成

目 录

头题阅读

- 第十四对肋骨(中篇小说).....刘 虎(1)

小说麦田

- 寂静的夜空下(短篇小说).....贾 煜(42)
孀居女人和她的病儿子(短篇小说).....杨 遥(51)
四月秧门开(短篇小说).....龙会吟(58)
冻结(短篇小说).....段海晓(64)
“小张”(小小说).....王国甫(77)
换岗(小小说).....雨 方(78)

深度纪实

- 多彩土地的咏叹.....秦锦丽(80)
同州骄子的生命密码.....常 江 武国柱(97)

随笔天下

- 勘探者写意.....张柯平(104)
民间滋味.....李 汀(114)
清悦之处是吾家
——中国作家协会北戴河创作之家散记.....修成国(120)
马赛马拉的黄昏.....吕华青(124)
母校·银杏.....魏修良(128)
乐在晨耕.....李先成(130)

诗行大地

- 诗星空
黄河滩上.....高若虹(132)
秋若尘的诗.....秋若尘(135)
抚州山水.....汪 洋(138)

诗博会.....(141)

那朵绽放很久的灿烂 范宗胜

总得回到什么地方(外一首) 袁为平/南渠水 王元中

还乡书 林国鹏/别离 白宏伟/望乡 琪 轩

春天的影子 肖 峰/留在格尔木 王 琴

塔里木的天空 强 元/打麦谣 许 军

诗雅韵.....(145)

董一佐诗词五首 董一佐/杨世钦诗词五首 杨世钦

春到田间 高 寒/满江红·治雾霾 涂棣喜

遣怀 曹起铜/蝶恋花·春绪 金 航

汉宫春·踏青 王春凡/菩萨蛮·无题 蔡东亚

竹枝词·清江二章 周光辉

评论言说

“逃离”与“还乡”

——评邓强散文集《回望故乡》.....陈 敢(147)

让水成为水

——读冯连伟《真水无香》.....徐 峙(151)

第十四对肋骨

■刘 虎

1

刚刚走出家门,还来不及上车,柯克萨就嚤嚤地抽泣起来。

“赶紧收起你的眼泪!”

曲布齐格一脸的不耐烦。他伸出手,几乎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就把柯克萨提溜到半空,又像丢弃一颗小石子一样,重重地把妹妹扔进车斗里。柯克萨宛若一个小毛球,在车斗里翻了个筋斗。尽管车斗里放的都是柔软的行李,柯克萨还是被摔疼了。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柯克萨的小脸涨得通红。她像一头受到羞辱的小兽,从行李堆中翻起身,挥舞着小拳头,愤怒地朝着曲布齐格咆哮。

曲布齐格全然不理睬妹妹。他已经健步走到车头,飞身坐上车。屁股还没有挨着车身,曲布齐格就扬起皮鞭,晴空里响起一声清脆的鞭声,那匹名叫萨拉提的马就嘚嘚地奔跑起来。

这是2013年6月的一天。具体时间是6月16日。当然,无论曲布齐格还是柯克萨,包括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这一天还有着特别的含义。不过,正从小哈尔腾草原的深处向他们迎面而来的胡力加却知道。

这是一个极其晴朗的日子。勤快的风,把天上的云彩吹得一丝不剩还不肯罢手,不厌其烦地擦来擦去,把天空擦拭得几乎要透亮了。太阳在天上找不到支点,随时都要陷到天空的底部似的。



刘虎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在《飞天》《绿洲》《儿童文学》《读者》《小小小说选刊》等发表作品1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透明的季节》《无力的疼痛》等4部,中短篇小说集《青石嘴纪事》《等待第五季》,散文集《永久的怀念》等。曾获孙犁文学奖二等奖。现供职于甘肃省地勘局二勘院。

曲布齐格的心情却不晴朗。相反,他的心情恶劣得就像这荒芜的草原。

妹妹出门就哭,曲布齐格的心里也很难受。他急着快点离开,并不完全是为了能按时赶到地点,其中不乏逃避的意思。

母亲科尔齐娜其实是一番好心。作为女主人的她,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很难为这个家庭操劳什么了,但还是要操一个女人应该操的心。她不过就是想多带点东西,这样到了夏季在草场上生活才会方便一些。一家人毕竟要在那里生活两个多月呢,很多小零碎都是用得着的。再说,多带些小零碎,自己也就能多为家里人做些什么。

父亲库木却不这么看。他觉得能凑合就凑合,毕竟路途遥远,要赶一天的路。家中总共一个半劳力,每多带一根针,都是麻烦事。科尔齐娜连续叨叨几遍之后,本来就因为劳累而焦躁的库木便被激怒了,无名的怒火汹涌而出。他揪住科尔齐娜那满头的小辫子,将她摁在地上就是一顿乱揍。

看着母亲被抡倒在地上,听着母亲瘦弱的身体里发出的凄厉哭号,柯克萨觉得心都要飞出来了。

妹妹柯克萨始终不知道曲布齐格这个哥哥的内心在想些什么。自打记事起,她就跟在哥哥的屁股后面转悠。相反,对于父亲库木的形象,柯克萨则模糊不清。因为那个天天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沉默中年男人,几乎没有照管过自己,他甚至都很少和女儿说话。母亲虽然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但体弱多病的她也很少有精力照顾女儿。多数时候,这个病怏怏的女人是连自己的生活都需要别人照料的。

曲布齐格才是柯克萨真正的守护人。他在生活上从来没让柯克萨受过任何委屈,也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妹妹。有时候,他对妹妹的娇惯令柯克萨本人都感到异样,认为这个几乎和自己一样还是个孩子的男孩才是自己的父亲。她可以随意地在生活上指挥他,让他为自己服务,拿走两个人最后的一点零食——尽管之前的零食全是自己吃掉的,而且肚子已经吃饱,她还是要拿走。因为贫困的家中平时几乎没有什么零食。有零食的季节,无外乎就是每年刚刚卖掉畜牧产品的那几天。而且就那几天里,能够得到的零食也是非常稀少,她需要为自己储存起来。她不会理解,作为哥哥的曲布齐格其实也才十岁出头,那些从县城里买回的零食对他同样有着难以抵御的诱惑。可是,曲布齐格根本就没有打算享受那些诱惑。尽管每次柯克萨拿走父亲分给自己的那份零食时,曲布齐格也会本能地咽一下口水。

只有一点,柯克萨从来不能触及,如果触及,就会遭到曲布齐格的训斥。那就是表达对父亲的不满。柯克萨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护着那个对自己来说沉默到陌生甚至有点冷酷的父亲?哪怕是在父亲殴打母亲的时候。平时的曲布齐格是多么孝顺的儿子,但在父亲对病弱的母亲无端动武时,却总是不吭声。

一个中原因,曲布齐格当然不会告诉柯克萨。

那年秋天,库木带领一家人搬到库勒泉不久。那一天,库木的帐篷里洋溢着浓烈的喜庆气氛——他的妻子科尔齐娜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科尔齐娜的身体不好,在生下儿子曲布齐格后,身体的毛病就更多。一连多次她怀上的孩子都流产了。这对库木的心灵打击非常大,对科尔齐娜的身体打击更大。有段时间,他们夫妻俩绝望地认为,自己恐怕再也不会再有女儿了。

库木是一个传统的牧人,大男子主义十分严重。然而,像所有的男人其实内心里希望有

个女儿一样，库木在得到儿子的同时，也盼望着有一个女儿。妻子连续性流产，使他的女儿梦变得渺茫。而今，就在他们刚刚到达库勒泉没几天，科尔齐娜就为他生下了柯克萨——一个他盼了多年的女儿。

就像做父亲的常常会盼望有个女儿，当哥哥的往往也愿意有个妹妹，柯克萨的出生无疑也给八岁的曲布齐格带来了喜悦。该给刚刚出生的妹妹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

柯克萨出生的当天晚上，曲布齐格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夜。

第二天，父亲还要照料母亲和襁褓中的妹妹，曲布齐格就临时担当起了放牧的任务。出发前，库木专门交代儿子千万不要走远，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让家里的帐篷脱离视线。

曲布齐格答应得很好。可是一旦完全由自己管理时，曲布齐格便由不得自己了。不知不觉中，家中那顶白色的帐篷已经在曲布齐格的视野之外了；再后来，信马由缰的曲布齐格来到了库勒泉的最东段。

这已经快到嘉恩哈拉雪山的脚底下了。本来这个时候曲布齐格是准备往后退一些的，至少要退到库勒泉湖边的草甸子上。在那里，即便看不见家里的帐篷，至少周边还都有其他放牧的人，万一有危险，也可以得到帮助。而靠近嘉恩哈拉雪山的地方，是初冬时节才有放牧的人的。

一个偶然事件，打乱了曲布齐格的计划。两只毛茸茸的小熊从前方的一个石崖子上探出了身子。

没错，那石崖子的背后应该有一个棕熊窝。

妹妹的礼物不是有了么？

这个念头一跳出来，曲布齐格立刻就振奋了。毛茸茸的小熊该是多么好的礼物啊！想起妹妹将有一只小熊做伴，曲布齐格仿佛看到了妹妹灿烂的笑脸，远处的那个原本危机四伏的山崖也变成了天堂的一角。

对于一个八岁男孩来说，一旦有一个能够令他兴奋的念头跳进脑子，他就会像神灵附体一样，干出一些超乎想象的事情。

那是棕熊哈腊托别用来冬眠的洞。

这天，趁着妈妈不在，斗胆钻出洞外游戏的两只毛茸茸的小熊突然看见了一个和它们一样稚气未脱的生命。它们没有躲，反而还好奇地朝着曲布齐格跑了过来。两个小家伙都想在陌生人跟前展示自己的速度，跑得格外卖力。陡峭的山脊崎岖不平，它们时不时地会摔跟头，像两个毛茸茸的小球，在地上打滚，可爱极了。

曲布齐格蹲下身，两只小熊同时扑进了他怀里。

是带走一只，还是两只都带走？曲布齐格纠结了许久。小熊不大，但对八岁的曲布齐格来说，同时抱两只还是太吃力了。他尝试了几次，便不无遗憾地放弃了。

那只被丢下的小熊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冷遇，它拼命地奔跑，想要夺回自己在这个男孩子心中的地位。那个被他抱着的小熊也不安生，它不愿意和自己的小兄弟就此分开。另外，妈妈出门前专门交代过的，不能跟陌生人走。它的挣扎，使曲布齐格走起路来格外不稳。他一边小心翼翼地看路，一边还要警惕小熊从自己的怀里挣脱。

还不等曲布齐格回到库勒泉草滩，哈腊托别就咆哮着从山上冲了下来。

如果此时曲布齐格能够丢下怀里的小熊，后来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曲布齐格抱紧了妹妹的礼物,加快步子,想在棕熊追上自己之前回到家里。慌乱中,他脚下一滑,人就朝着草滩上滚去。曲布齐格怀里的小熊也跟着他一起朝山下滚落。曲布齐格害怕伤着小熊,滚落中依然不忘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小熊。他不能给妹妹送一个残缺的礼物。

好在距离滩底已经不远,没滚几圈,他便被一块石头挡住了。曲布齐格翻身爬起来,抱着小熊想继续跑。这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快到跟前的哈腊托别。

那棕熊简直就像是一尊从天而降的巨神,它的身影,把半个天空都遮住了,曲布齐格感到刚刚还明亮的世界突然变得暗淡了。

哈腊托别站起身咆哮着奔跑的时候几乎有两个大人那么高,身边的山峰都显得有点矮小;它挥舞着臂膀,巨大的手掌似乎快要把天空撕个洞;它张开的大嘴里刺出一对獠牙,仿佛要把大地吞噬;它的咆哮声在山谷里回荡,曲布齐格感到嘉恩哈拉雪山似乎都将在这怒吼声中崩溃。

但是,曲布齐格仍然舍不得小熊。

这是他要送给妹妹的礼物。对于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来说,妹妹是很珍贵的。他紧紧地抱着那只小熊,像抱着自己的孩子,踉踉跄跄地在草滩上继续逃跑。

草滩上吃草的牛羊远远地见到哈腊托别纷纷惊叫着朝各自家中逃散。

正是受惊的畜群引起了远在帐篷里忙碌的库木警觉。他什么也没想,拿起猎枪就出了帐篷。走出帐篷,库木没有看到曲布齐格。他飞身上马,连续抽了几鞭,驱策着萨拉提扬开四蹄,风一样向着库勒泉草滩奔去。

快到库勒泉草滩中央的时候,库木看见了远处魂飞魄散的儿子和儿子身后死追不放的凶神恶煞般的棕熊。

库木端起枪就朝着哈腊托别所在的方向开了一枪。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猎枪在这样的距离里对棕熊来说不会有任何伤害。不过,枪声还是有效地产生了威慑。作为草原部落的一员,哈腊托别对这样的声音不寒而栗。它目睹过许多自己的同类或者野牛等庞然大物被这个声音夺走了生命。

哈腊托别收住脚步,惊恐地朝着正向自己飞奔而来的库木看了看。然后,它又一次看到了依然抱着自己孩子的曲布齐格。它毅然决然地撇开枪声,怒吼一声,继续追击那个孩子。

哈腊托别快要追上曲布齐格了,库木却和他们还有一段距离。

“扔掉小熊!”

库木焦急地朝着儿子呼喊,同时端起枪,再次朝着哈腊托别抠动了扳机。由于骑在风驰电掣般奔跑着的马上,库木没能够瞄准,子弹擦着哈腊托别的身子飞了过去。

但是这一下激怒了哈腊托别,它转过身,丢下曲布齐格,怒吼着,挥舞巨掌,朝着库木扑了过去。

听到父亲的喊声,曲布齐格才幡然醒悟,他快速丢下怀里的小熊,希望能把哈腊托别引走。

哈腊托别快冲到库木的马前了。库木跳下马,他知道,如果再近一些,马就会受惊吓,自己将无法控制局面。刚刚下马的一瞬间,库木的脚还没有站稳,哈腊托别巨大的手掌就朝他的脑袋拍了下来。库木本能地举起枪抠了一下扳机。但是,双筒猎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刚才时间太紧,他没能来得及重新装子弹。

枪虽然没响,但是枪管却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哈腊托别手掌的力量。尽管如此,库木还是瞬间被击中了。

“放开我爸爸!”

曲布齐格扑过来想救库木。哈腊托别扭身朝他就是一掌。幸亏距离比较远,巨大而锋利的熊掌只是轻轻地在曲布齐格的脸上划过。

曲布齐格的脸上一辣。

这时,那只小熊兴奋地大叫着朝妈妈跑过来。看到孩子已经自由并到了自己近前,哈腊托别停止了进攻,迎着小熊,紧紧地把小熊抱进怀里。

库木趁这个机会,快速地重新给枪膛里装好子弹,站起身用身体挡住曲布齐格,端起枪,瞄准了哈腊托别。

得到小熊的哈腊托别此刻的愤怒似乎消散许多。它紧紧地揽着小熊,怒视着库木,并未向前移动。库木也没有扳动扳机,他和哈腊托别对视着。双方目光里既没有畏惧和退缩,也没有杀戮和威胁。

小熊被妈妈抱得太紧了,它感觉不舒服,使劲地扭动着身体想要下地。而山头上那只被曲布齐格放弃的小熊此刻也站在山顶上呼唤妈妈。

哈腊托别狠狠地瞪视了库木一眼,张开血盆大口,展示了自己的一口獠牙。然后,放下小熊,朝山上跑去。小熊连滚带爬地跟在妈妈后面,母子俩一路上山回家了。

哈腊托别已经走很远了,库木却还端着枪,目光凝视着刚才哈腊托别站立的地方。

“阿爸,它们已经走了。”

曲布齐格抹了一把脸,手上全是血。

“阿爸!”

曲布齐格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手掌,浑身一软,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大声地呼喊,希望得到库木的帮助。

库木没有回答儿子,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雕塑般站立着,手里托着猎枪。曲布齐格被父亲僵直的表情吓呆了。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跪爬到父亲脚边,抱着父亲的腿。

“阿爸,你怎么了?”

面对曲布齐格撕心裂肺的一声嘶喊,库木依然没有回答。只是随着儿子这一抱,手中的枪管一歪,枪头扎进了地里,然后,整个身子倒在了地上。

2

库木的肺部因遭到重创留下了残疾,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了。刚刚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曲布齐格就此退学回家,成为父亲的帮手,过早地开始了牧民的生活。

曲布齐格清晰地记得,库木的性格就是从那时候发生变化的。以前喜欢说笑的库木变得沉默,易怒。尤其在酗酒之后,经常会殴打妻子科尔齐娜,殴打曲布齐格。

曲布齐格觉得,自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被人称为小大人的。从那时候起,根本就还是个孩子的曲布齐格开始竭尽所能地去承担家里的活计。

此前,父亲偶尔也会殴打母亲。每当此刻,年幼的曲布齐格会出面保护母亲。虽然这种保护的结果是也被父亲揍上一顿。但是从那以后,每次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曲布齐格都会悄悄地躲开,任凭泪水流到肚子里。

在马车上颠簸了约莫一个小时,曲布齐格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十四岁的他心里清楚,今天的任务非常繁重。他必须要在父亲母亲赶到之前,把帐篷扎好,把水打好,把饭做好。因为,随后动身的父亲母亲最早也得天黑之前才能赶到目的地。

这还是曲布齐格第一次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

曲布齐格把心思完全收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他外表悠闲,实则谨慎地操纵着缰绳,保持着一个稳定而有张力的速度前行。

此刻,萨拉提也因为疲劳而没了出发时那股子冲劲。它知道,自己的任务还很艰巨,在给主人一个良好的开端之后,就需要稳住节奏了。

一道烟尘吸引了曲布齐格的注意力。

那道烟尘是朝着他们的方向而来的。当烟尘越来越远的时候,曲布齐格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这时候,他们就要到达矿管站了。

小哈尔腾矿管站不大,就是两间土房子。常年驻守的只有四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两两一组,每月一换。站上的人曲布齐格都认识。为首的也就是站长,叫恰恩,一个和父亲年龄相仿的男人。恰恩个子不高,脸上布满了枯树样深刻而杂乱的皱纹,但却毫无枯树的朽败气息。恰恩满是皱褶的脸上,时常挂着温和的笑容,一双小眯眼里,放射出能让人信赖的光。

曲布齐格很喜欢这个男人。虽然曲布齐格从来没有见过恰恩和他的孩子在一起,甚至都不知道恰恩有没有孩子,但年少的他固执地认为,这一定是一个很温柔的父亲。

恰恩也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他走出屋子,手里拿着那架似乎从来就没有离过手的照相机。

恰恩在部队里是个宣传干事,练就了一手很棒的摄影技术。自从他在小哈尔腾矿管站当了站长,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拍摄小哈尔腾草原上的各类风光和动物。那些照片很多都被登在漂亮的报刊上。

曲布齐格也见过恰恩拍摄的照片。曲布齐格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眼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哈尔腾草原,一到了恰恩的照片里,居然就变得那么美丽。那些充满野性和杀戮气质的动物,也变得异常可爱。

恰恩却说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美丽的小哈尔腾草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摄影资源。

恰恩也拍了很多反映小哈尔腾草原近年来因为过度放牧和开采沙金遭到破坏的情景。恰恩说,这样做,可以在民间形成一种环保意识。

汽车的动静大,传播的距离远,所以还是曲布齐格和妹妹先到了。一看到曲布齐格,恰恩的脸上就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兄妹俩停好马车,还没来得及进屋,一阵暴起的尘土就冲到了矿管站门前。随着剧烈而粗糙的刹车声,一辆没有牌照的猛士吉普车已经停在了他们面前。曲布齐格的萨拉提被这粗暴的动静惊得扬起脖子抬起骡子,几欲挣脱缰绳逃跑。

“这匹老马也太不中用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适应汽车。回去告诉你阿爸,让他换一匹好的,要是没钱可以找我。”胡力加从车里钻出来,揶揄着曲布齐格。

“小哈尔腾草原上该给换掉的是你这个金老板。”曲布齐格当仁不让，目光死死地盯着体格强壮的胡力加。

胡力加呵呵笑了，他似乎并不认为这个男孩是冒犯自己。胡力加觉得自己其实是挺喜欢这个少年老成的孩子的，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摸了摸曲布齐格圆圆的脑袋。

“曲布齐格，你是越来越像个大人了呢！”

这话小哈尔腾草原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十四岁的曲布齐格是个沉默的孩子，也是一个很少和别人开玩笑的孩子，更是一个过早地肩负起家庭重担的孩子。刚开始听人这样说，曲布齐格暗地里还有点小得意，时间一长，感觉就腻歪了。尤其这话从眼前这个男人的嘴里说出来。

“你干脆直接说我脸上的疤越来越深不就得了！”曲布齐格气哼哼地说。

“胡力加你这是干什么去啊？这么好的季节，不抓紧时间挖你的金子，却有闲心到处游荡？”

恰恩不失时机地掺和进来，把话题引开。他看得出来，胡力加对曲布齐格并无恶意。

“那哪里是我的金子，分明都是人民的金子呢。我们只是辛苦自己，把属于人民的金子挖出来还给人民。这么苦的条件，我们不来谁来啊？祖国和人民需要金子，我们天生又是吃苦受累的命，就权当为人民服务了！”

“切，你这是给自己竞选村长准备的演讲词吧？”

“村长？那么大的官，我就不做梦了。我就当好自己的家，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就行了。”

恰恩的脸上闪过一丝不快。这个胡力加，分明是说给自己听的嘛！就连不明就里的曲布齐格也听出了胡力加的话外音。

小哈尔腾草原的矿管站是为了管理这里的沙金矿而设立的。因为这里地理位置偏远，人烟稀少，县上为了减少机构，这个站还肩负着当地野生动物的保护职责。

从曲布齐格记事起，恰恩就在这里当站长。矿管局的人多数不愿意到这个地方来。这里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艰苦，每个月只能安排一趟车来送些蔬菜。这还是县上麻烦事最多的一个矿管站，因为小哈尔腾河北岸的齐尔甘德河滩储藏着非常丰富的沙金矿，还因为小哈尔腾草原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

曾经，这里会聚着几乎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客。最繁盛的时候，一个湖南老板甚至把采金船都运了进来。淘金在给当地财政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使小哈尔腾草原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淘金客之间还经常为了争抢地盘发生冲突。许多年前，每年都会有人因此丧命。

那时，经常有人到小哈尔腾草原偷猎。野牛、藏羚羊、青羊、狐狸、棕熊、野驴、马鹿，那些人几乎什么都杀，只要能卖钱。小哈尔腾偏远荒凉，四处都有出口，防止盗猎困难重重。

因此，只要有办法的人，都尽量避免到这里工作。万不得已来了的，也只是将在这里当作一次镀金的机会，之后就尽快想办法离开。

恰恩是土生土长的小哈尔腾人。初中毕业后，去南方当了几年兵，转业后便在矿管局上班。自幼生长在这里的恰恩，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这成了上级派他来的重要理由。

恰恩很高兴地来了，而且一待就是十多年。十多年里，他的同事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他却

总是被刻意地遗忘。好在,恰恩似乎也把自己给遗忘了。

只是到前年,恰恩的妻子终于忍受不住这种长期两地分居的煎熬,提出离婚,和一个税务上的干部结了婚,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把一个七岁的孩子留给了恰恩。

这时候,组织上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发现恰恩在小哈尔腾草原已经干了十来年了。组织上决定把恰恩调回县里。没想到,这一好意却被恰恩回绝了。他和妻子办完离婚手续后,把孩子托付给快七十岁的父母,再次回到了小哈尔腾草原。

有人猜测,恰恩是不是长期在小哈尔腾和动物打交道,把人弄傻了?

生活在这种状态里的恰恩,怎么能是一个所谓的称职丈夫和父亲呢?胡力加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好在恰恩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怀好意的暗示。

“那你今天又在车里给老婆和孩子藏了些什么非法礼物啊?”

恰恩闪动着一脸的皱纹,不屑地调侃着胡力加。

要搁往常,胡力加一定会脸红。因为往常胡力加的车里一定会想方设法地藏一些非法获得的小鹿或者藏羚羊,偷偷摸摸地运出去给妻子和女儿享用。令恰恩郁闷的是,这个狡猾的家伙,居然从来都没有被自己抓住过!

“恰恩站长同志,我可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呢。我今天专门走这条道就是为了让你检查方便。看,我的车门就是专门为你开着的呢,你尽管去检查吧。”

胡力加一边说,一边坏笑着侧过身子。

恰恩没有动。他知道,即便这个家伙这次真的藏了什么非法物资,自己也很难检查出来。而且,这次他觉得胡力加是不会带什么猎物的。刚刚进入初夏,草原的野物还都很瘦弱。

胡力加看出了恰恩的心思,他整整衣袖。

“今天你不检查就对了。我今天不是去看老婆孩子,而是要让老婆和孩子给我过节。你知道吗?今天可是父亲节呢!我今天什么也不给家里人带,就把自己带回去。为了忙于给人民挖金子,我已经连续多年没有过过父亲节了。我女儿半年前就说了,今年的父亲节我一定得回家,她要好好给我过个节!”

恰恩的脸上有一丝黯淡。

“你就好好地抓紧最后的机会过节去吧。明年这个时候,恐怕你就要天天蹲在家里过节了。那样,你很快就会对过节厌倦的。”

恰恩黑着那张本来就黑黢黢的脸,望着胡力加离去的背影,大声地甩了一句。

“你说什么?”胡力加似乎没有听明白。他停住前倾的身子,扭过头,盯着恰恩。

“就是说,全面禁止在小哈尔腾草原淘金的决定很快就要出来了。”恰恩不无戏谑地朝着胡力加噘起嘴,以示微笑。

“哦——”

胡力加装作很惊讶的样子,长长地吸了口气。但是,他很快就把刚刚吸进去的空气用最简短的语言吐了出来:

“这也能叫新闻吗?”

胡力加扭正身体,大踏步回到车上,启动马达,嗡的一声,那车便在地上弹了弹,快速地连蹦带跳地开走了。一股巨大的尘土扬起来,把整个矿管站都罩了进去。

3

尽管库木对胡力加颇有微词,恰恩更是从来就不说他一个好字,但胡力加在小哈尔腾草原上的名声并不坏。这一点连不喜欢胡力加的曲布齐格心里也很清楚。

十多年前,胡力加还在镇上的中学当老师。胡力加和库木是孩提时的伙伴。两个人家庭背景相同,都是土生土长的小哈尔腾牧民。不同的是,胡力加自愿地选择了上学,并一直上到了初中,考上了民族师范学校。

库木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选择了退学。牧场周围没有学校,牧民家的孩子要想上学,就得到二百多公里以外的县城去住校。这对刚刚六七岁的小孩子来说还是蛮考验能力的。库木一来吃不了那样的苦,二来觉得自己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

库木提出退学要求的时候,正好赶上他父亲病逝,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就答应了。库木就这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牧民,按部就班地放牧,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

胡力加是小哈尔腾草原上第一个考上县里的民族师范学校的。中师毕业后,理所当然地在镇上的学校当了老师,吃上了皇粮。

最令库木想不通的是,按说像胡力加那样的娘娘腔,根本就说不上媳妇。可是,人家胡力加在上师范的时候就因为擅长体育和诗歌,成了学校篮球场上的明星,是很多女生暗恋的对象;胡力加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多诗歌,是地方上小有名气的诗人。英俊洒脱才华横溢的胡力加因此得到了一个漂亮女生的爱情。女生叫王丽,来自敦煌。父母在县上当公务员,家境优越。

一个牧民的儿子,居然娶到了城市里的姑娘。胡力加结婚那年,这消息轰动得小哈尔腾的河水都泛滥了。

胡力加和王丽的婚姻遭到王丽父母的坚决反对。可是王丽为了能够和胡力加在一起,二话不说打起行李,把自己嫁到了这个偏远的小镇上。

婚后最初的生活还算平静,胡力加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胡力加总是对王丽说,要把她像公主一样养起来,将来还要养一个公主样的女儿。

胡力加和王丽的工资不高,工作清闲,镇上的生活成本也很低,足够他们的日常开销。他们的生活虽然简单朴素,但沉浸在丈夫关爱之中的王丽却全然体会不到什么艰苦。直到女儿哈齐亚出生后,才改变了这个原本普通的幸福家庭的轨迹。

两个人在镇上举目无亲,平时都有各自的工作,照料孩子的事就成了问题。胡力加的父母在他参加工作没几年后就双双去世,王丽决定把孩子托付给远在敦煌的父母照料,胡力加同意了。敦煌的教育资源比镇上丰富,物质条件也不错,让孩子在那生活,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为了这次敦煌之行,王丽和胡力加精心给父母准备了礼物。

因为不赞成他们的婚姻,结婚后,王丽家对这个女婿一直比较冷淡,两家人平时几乎没有来往,婚后两个人一般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看望老人。

女儿结婚毕竟已经三年多了,之前虽然有太多的不愿意,老两口的思想还是多少有些变化。这毕竟是自己的独生女,而且如今外孙女都出生了,老两口高兴地接待了他们。

可是,当王丽的父母弄清楚女儿女婿的来意之后,突然沉默了。后来,还是王丽的母亲先开了口。王丽的母亲没有看女儿,而是把脸朝着胡力加。她说,你一个男人,不养活老婆也就算了,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家王丽尽管是个女人,但她毕竟是个成年人,自己养活自己也是应该的。社会在进步嘛,讲究男女平等,她也应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是,这你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你一个大男人总得自己养吧。我和王丽爸爸是有些钱,有退休金,这孩子也是我们的外孙女,我们都很愿意养这个孩子。可是你一个做父亲的总不能什么责任都不尽吧?难道你已经决定把你女儿也扔在那么荒凉的地方吗?你毕竟是个读过书的人啊。我不是批评你啊,我是在替你想。你想想,如果你自己不挣钱养活女儿,你在你女儿心中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你总不能让女儿也小瞧你,你说对不对?你别说我是光看钱不讲究精神的人。我和王丽她爸爸也都是以知识青年的身份来支边的。你说你是个诗人,可是你要是真能够成为什么李白杜甫的也行,就算没有什么钱,至少给你的孩子留下一个名声,出去告诉别人,说她爸爸是个著名诗人。可是你是李白杜甫吗?

一连串的诘问,弄得胡力加无地自容,脸色难看极了。王丽想要阻止母亲,反而被胡力加阻止了。

胡力加走上前去,对王丽的父母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爸妈妈,你们说得很对。我很感谢你们把王丽托付给我。结婚这两年,王丽跟着我受苦了。我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职责。我向你们保证,从今天起,我不仅要尽丈夫的职责,还要尽一个父亲的职责。谢谢你们的教诲。你们放心,我会努力的,而且会经常回来看你们!”

说完,他接过王丽怀中的孩子,拉起王丽就离开了王丽父母的家。胡力加回到镇上的第二天,没和王丽商量,就向学校提交了辞职报告。他决定下海经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真正的公主般的生活。

胡力加创业的过程并不轻松。他先是做了两年小生意,但都以亏损而告终,几年来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点家底便折腾空了。之后,胡力加在家中闲了大半年,全靠妻子王丽那点工资维持生活。王丽虽然不住地安慰丈夫,但时间一长,胡力加的心还是慌了。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胡力加听说家乡小哈尔腾草原齐尔甘德滩一带发现了沙金矿,很多人都发了财。他动了心思,专程去老家查看究竟。

昔日宁静的小哈尔腾草原的齐尔甘德滩一带果然到处是工地和工棚。发电机不分昼夜地轰鸣,挖掘机昏天黑地地作业。他私下里找人打探了一下挖沙金的效益和基本手段,便决定铤而走险。

王丽听说胡力加要去淘金子,当时就气炸了。她宁可穷一点,自己辛苦些养家,也绝对不能让丈夫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再说,一个当过老师的读书人,一个运动员,一个诗人,怎么去当沙娃子呢?这可不是自己的婚姻目标。哪怕胡力加成了金老板,也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

一向听从王丽意见的胡力加这次没有顾及妻子的激烈情绪,在反复地做妻子的工作失败后,果断地加入了淘金者的队伍。

最开始的时候,胡力加只是一个普通的沙娃子,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和肮脏污浊的工棚里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吃着猪食一样的饭菜。好多次,胡力加都差点把命丢在危机四伏的矿洞里,身上留下了多处永远也消失不了的伤疤。

但是,九死一生的胡力加却活了下来。活下来的胡力加像是在炼狱里走了一趟,皮肤变

得黝黑,身体却更加强健。

胡力加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他知识面比较宽,数理化基础好,脑筋又灵活,最重要的是,胡力加是抱着目的而来。

当沙娃子期间,他想方设法找来一些有关地质学方面的书悄悄地学习,特别是和沙金矿床、小哈尔腾一带有关的。胡力加一边学习,一边结合自己在实地看到的情况,分析小哈尔腾砂金矿的分布特点。

胡力加干了没两个月,老板就看出他不是个普通人,善于和人打交道,在沙娃子中也很威信,便提拔他当了工头。当上工头后的胡力加和其他矿硐的人接触方便了,获得的信息量更多。

一次,一个地质队到小哈尔腾草原做地质调查。胡力加只要有机会,就跑到他们的驻地请那些技术人员喝酒,借机向他们请教,学到了不少知识。他还自发地给地质队帮过几天忙,跟他们一起上山,听他们讲述小哈尔腾草原一带的地质情况,努力学习野外地质调查方法。

当了两年的沙娃子后,胡力加感觉自己已经摸清了小哈尔腾沙金矿的基本成矿规律。这时候,他的手头有了些积蓄。胡力加在小哈尔腾草原精心选择了一个区块,通过县上的关系,办下了一个采矿证,当起了老板。

和别的金老板不同,胡力加的第一个洞子有请专门的技术人员设计施工的。由于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很多沙娃子都投奔他的矿硐。

有了技术的支撑和管理上的人性化,胡力加矿上的工人都很卖力,他的事业起步很快。没多久,便成了小哈尔腾草原上最大的金老板。

有了钱的胡力加实现了让妻子和女儿过上公主般生活的诺言。

当了金老板的胡力加业余时间充裕了,有了追求闲情逸趣的需要。于是,他重操旧业,当起了诗人。

曾经的诗人胡力加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关注内心世界的独立。在那些诗歌里,诗人是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如今胡力加的诗歌里,诗人仿佛成了天神,向人世间施舍他的关怀和悲悯。

4

车开到公路上,手机就有了信号。胡力加拿出手机,首先给远在北京的一个人打电话,告诉他已经订好机票,今天晚上能够按照约定赶到北京。之后,胡力加才给妻子王丽打电话,告诉她到了什么地方,估计什么时候能够到家。胡力加告诉妻子,下午饭要早点吃,因为已经订好了今天下午飞往北京的机票。他要去北京会见一个重要的客人。

“不要把我去北京的事情告诉哈齐亚。等我走之前,我亲口告诉她。”通话结束前,胡力加嘱咐王丽,然后挂了电话。

胡力加从小哈尔腾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他知道,今天的饭是吃不完整了。

回到那个宽敞明亮装修豪华的家中,妻子和女儿早已经做好美味的饭菜在等他了。女儿见胡力加进门,顾不上他身上的汗馊味,扑进了他的怀里。